

一片丹心系家国

——追记夏县籍艺坛宗师邵仲节



▲邵仲节先生旧影（资料图）

□张海洋

“中国牡丹画第一人”邵仲节先生是夏县人。他德艺双馨，曾为祖国和家乡捐献了不少佳作，其家国情怀令人敬仰。老人家已去世数年，前不久，笔者拜访了他的关门弟子梁建华。由此，邵仲节先生的艺术人生如一幅长卷，带着岁月的温热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。

笔墨砺心

1926年春，邵仲节生于夏县张郭店村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，三岁丧母。老舅家那座翰墨飘香的四合院，是他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他常常趴在案头，看着长辈们拿红纸写春联、剪窗花。那弥漫在院落间的纸墨香气和精美窗花，滋养着他对于艺术美的懵懂感知。12岁时，晋南沦陷，邵仲节流离失所，后被送进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条山难民儿童教养院。战乱

中，教养院里的音体美学习班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。他如饥似渴地练习绘画，为通往专业艺术殿堂搭建起第一级阶梯。

1942年，邵仲节考入运城师范学校。学校老师、河东书画家南仁甫先生一眼看中了这个天资聪颖、品性诚厚的少年，将其收为入室弟子，悉心传授笔墨技法与构图心得。在南仁甫先生的指导下，邵仲节的画艺日益精进，很快成为校园中闻名的“小画家”。这段求学经历，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技法基础，更培养了他对艺术的敬畏之心。

运城师范毕业后，邵仲节带着一支画笔，先后辗转于山西、陕西、四川等地。在西安这座文化古城，邵仲节有幸拜见了蔡鹤洲、蔡鹤汀等国画家，近距离观摩名家创作，眼界大开。更幸运的是，1948年他亲历了徐悲鸿先生在西安举办的义卖画展。徐悲鸿先生将全部收入捐赠社会福利事业的义举，深深震撼了年轻的邵仲节，让他深刻领悟到“画德重于画技”的真谛，开始思索艺术与生活、艺术与家国的深刻关联。

颠沛流离的岁月充满艰辛，也成为邵仲节艺术生涯的重要淬炼期。黄土高原的花鸟草木、秦地的人文风情、蜀地的灵秀山水，皆成为他写生的素材。这段经历让他的笔墨逐渐褪去青涩，他也确立了“以艺术服务民生、以笔墨报效家国”的终身志向。

入蜀深耕

1949年，邵仲节历经周折辗转入川，最终在成都定居。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成为他艺术生涯的重要栖息地。入川后，他并未停下求索的脚步，而是主动师从蜀中著名画家钟道泉、刘既明先生，融合南北画派之长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艺术语言。他深知“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”，

便经常去四川彭州的牡丹园写生，前后造访不下百次。他细致观察牡丹在不同时令、不同气候下的形态神韵，仅写生稿就积累了万幅以上。

1950年起，邵仲节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美术教育生涯。他先后在成都市多所中学、大学任教，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。

他“师古人、师自然、师造化”，开创了重彩牡丹画法，形成了典雅秀婉、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，“邵牡丹”的美誉也在蜀中悄然传开。

他的《写意牡丹画法》一书影响深远，4次再版，畅销海内外，被美术学院和书画爱好者奉为“画牡丹的入门宝典”和经典教材。他不仅在国内外画坛声名鹊起，还曾远赴国外参加艺术交流，影响深远。

丹心志远

邵仲节的艺术人生，始终贯穿着“墨香凝风骨，丹心系家国”的初心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用自己对绘画艺术的真心追求、对河东故乡的真切感情、对公益事业的真挚热爱、对拥军情怀的真挚坚守、对关门弟子的真情呵护，诠释了“画德重于画技”这句话的真谛。

邵仲节对牡丹的痴迷，近乎虔诚地“朝圣”。他尤其偏爱彭州丹景山那漫山遍野、生于崖间的野生牡丹。为了捕捉那份野逸之美，他不辞辛劳，曾多次徒步数十里山路写生。有一年，听闻山中牡丹盛开，他不顾80多岁的高龄，执意前往。山道崎岖，途中他不慎滑倒，裤子磨破了，手掌也擦出了血，他却笑着说：“能看到这么美的牡丹，摔一跤也值。”

2005年，已是耄耋之年的邵仲节捐资出力，为家乡夏县张郭店村捐建了“仲节小学”，让琅琅书声回响在故土乡村。得

知家乡夏县司马温公祠艺术馆筹建，他二话不说，从自己珍藏的作品中精心挑选了60幅精品，悉数捐出。2016年，他亲自擘画家乡“邵仲节牡丹研究会”的筹备工作，多次返乡指导，并参与“送文化进企业、进军营”等活动。晚年时，他还担任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，为家乡培育艺术人才。运城市博物馆、盐湖区博物馆分别设有邵仲节牡丹画展厅与邵仲节牡丹绘画艺术馆。他还被运城授予“河东之子”称号。

2019年，在四川、山西两省文史馆、文联于山西太原举办的“盛世华诞，国色天香——邵仲节牡丹画展”上，他又将300余幅展品全部捐给太原市博物馆。

秋叶悄然落，无声发异芳。在社区，邵仲节是“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90多岁高龄的他仍坚持为身边的留守儿童开设免费绘画课。孩子们围坐在他身旁，听他讲述牡丹的故事，学习笔墨的韵味。他握着孩子们的小手，叮嘱他们用画笔描绘家乡，让艺术的种子在街巷阡陌间生根发芽。

有一次，他的学生梁建华画了一幅牡丹，自觉笔法娴熟，兴冲冲地拿给邵先生指教。邵仲节看了看，没有直接点评，只是带着他来到院子里，指着一盆牡丹说：“小梁，你看这花瓣，向阳的地方颜色浅，背阴的地方颜色深，花瓣边缘还有细微的褶皱，那是它经历风吹日晒的痕迹，画活一朵花，先得懂它的风骨。”说完回到画室，96岁的邵仲节不顾右手骨折，用左手在画纸上轻轻勾勒几笔，原本略显呆板的牡丹，瞬间便有了灵气，仿佛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2023年4月24日，邵仲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98岁。“中国牡丹画第一人”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留下的“邵牡丹”依然在全国各大美术馆、艺术馆中绽放着“国色天香”……

注事

“兵心”，永不褪色

□赵朝凯

每到老兵退伍的季节，经常在手机上看到站台上送别的情景，那抱头痛哭的身影，那挥手告别的不舍，触动着我的心灵，再次勾起我30多年前的军营记忆。

1992年冬，刚出校门的我，在父母的目送下，踏入了军营的大门。

新兵集训，是每个刚入伍的战士实现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必修课。每天稍息、立正、齐步走，锻造着我们的身体和意志。

寒风中站军姿，一站就是两个小时，头要正、颈要直、胸要挺、双目平视、两腿绷紧，这些基本的动作要领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两只脚在厚实的大头鞋里，照样被冻得发麻。雪花顺着脖子，滑进衣领，那种冰冷瞬间渗透了整个后背。

齐步、正步加跑步，“一二三四”的队列声震耳欲聋。每一个标准动作的完成，都体现出年轻人的朝气蓬勃。班长在队列前走来走去，扯着嘶哑的嗓子喊着口令，虽是冬天，但脸上还是不断淌着汗水。“当兵不怕苦，怕苦不当兵。”这句话成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三个月的集训完成，我们被分到连队，开始了专业技术的学习，每天上午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，下午在教室里学习通信知识。作训服在训练场的水泥地上磨出了窟窿，汗水和沙土混成泥浆在皮肤上结成泥痂。教室里专业术语的背诵，通信装备的熟练，把学问不高的我整得晕头转向，疲惫不堪。一到晚上，头挨着枕头立刻进入梦乡。可次日早上起床号一响，我照样能条件反射般快速起床穿衣，出操训练。

那时的条件苦，冬天吃饭三大菜：萝卜、土豆和白菜，我端着米饭偷偷抹眼泪。四川的老班长悄悄来到我的身边：“刚离家都这样，爷们儿，别掉金豆子。”老班长说着把还冒着热气的土豆丝拨进我的碗里。我就着土豆丝，嚼着米饭，那股浓香的味道，成了我进入军营最踏实的依靠。

三年的军旅生涯即将结束。指导员在动员会上恳切地说：“留队也好，退伍也罢，都是为国家出力。想清楚，别后悔，部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。”

我心里犹豫不决。年轻的我，总惦记着外面的世界，想出去闯一闯，最终我向连里递交了退伍申请书。

被批准后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恋恋不舍地绕着营区走了一圈又一圈，脚步越来越慢。训练场周围的老杨树直窜云霄，我站在杨树下，反复抚摸着树皮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我向战友们逐个道别，遇到曾经因为打扫卫生闹过不愉快的战友小郭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之前的事情，是我心眼小，别往心里去。”他红着眼睛抱住了我：“都是兄弟，哪有那么多记恨，这辈子能当战友，是我们的缘分！”

离开军营前的那个晚上，连队为我们举办欢送会。全连战士簇拥着我们7名即将退伍的老兵，围坐在几张长条桌旁。桌上摆着瓜子和花生。连长坐在中间，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：“同志们，今天不谈工作，只说兄弟情。看到你们在部队不断成长，我为你们高兴。虽然你们要退伍，我希望你们退伍不褪色，到了地方，别给部队丢脸！”

退伍老兵依次发言，军子刚开口就有些哽咽：“刚进部队，连被子都不会叠，被班长罚站军姿，转眼就要离开部队，舍不得。”强子说训练时，自己脚磨出水泡，是班长给他买来药膏。轮到我发言了，千言万语却被堵在嗓子眼，

最后憋出一句：“军营三年，我没白来。”

不知是谁哼起了《送战友》，调子有些沙哑，却瞬间点燃了大家的情绪。战友们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泪水，纷纷站起身来，齐声同唱这首歌。歌声里混着哽咽，此刻，没人再绷着，战友们紧紧抱在一起，放声大哭，嘴里一遍遍说着“常联系”，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一别，再难见了。

次日清晨，我们退伍老兵和留在部队的战友面对面整齐列队，在连长的指挥下，由对方一对一帮我们摘掉帽徽、肩章和领花。小林站在我的对面，他双手颤抖地帮我摘着肩章：“班长，我舍不得你走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好干，以后你也是好兵。”

身上的肩章和领花被摘掉的瞬间，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，被摘掉的是曾经的荣耀，更是沉甸甸的念想。

随着大巴车缓缓启动，我趴在车窗上，看着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们站在路边站成一排，冲我们挥手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这辈子怕是再没机会走进军营了。

如今，天命之年的我眼角有了皱纹，鬓角的白发也长了出来，可曾经的军号声还在耳畔回响，离别时战友的拥抱还带着滚烫的温度。那段军旅时光，是刻进骨子里的印记，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勋章。